故人故事

外婆

倩儿

（迷途的孩子在文字里寻找回家的路）

我从未见过外婆,她去世时只有40多岁,家里也没有她的任何影像和照片,对于她最初的印象,来自母亲和小姨零星的对话和回忆……

外婆去世时,小姨只有5岁,她对外婆的记忆是夏夜为生病的外婆打扇子,因为犯困,扇着扇着就慢了下来,外婆用握着的手背敲敲她的头,她疼得立马清醒了……

有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,母亲说外婆随手抡起一根短棍追打大舅,将他打倒在地上,夏天没穿上衣,背上立马起了一道长长的印痕,母亲见状扑上去,护住大舅……有时还会为了一点小事,拿着一柄坏了的长雨伞,追着抽打孩子们……

我想,外婆原来是一个脾气这么暴躁的人啊!

外婆娘家是杜岙村人,有次随母亲去杜岙村看望太婆(妈妈的外婆),村口遇到一个老婆婆跟母亲打招呼:

"你是不是徐××的女儿啊?"

"是啊!"

"哦,哦,看上去很像!你自己的女儿都这么大啦?好!好!"

"小姑娘,你外婆'象呱人'。"她边说边竖起大拇指,"只可惜呀,走得太早!"

我问母亲,什么是"象呱人"?

母亲说,"象呱人就是贤惠、长得漂亮的意思"。

我第一次从一个旁人的口中听到对外婆的评价。原来,外婆还是一个长相漂亮、贤惠的人。

外婆的长相,母亲、大舅都说过跟姨婆很像,外婆作为家里的老大,下面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,姨婆就是外婆唯一的妹妹,她瓜子脸,皮肤白皙,有一双大大的眼睛,文静秀气。自从知道她长得像外婆,小时候每次和姨婆相处时,我会有意无意地从姨婆的身上找寻外婆的影子,总想着,如果外婆还在,她是不是就是姨婆的样子?暑假,也喜欢跟随太婆去姨婆工作的华顶林场玩,享受被她们宠爱的时光,感觉外婆就在身边一样。

虽然平时家里很少有人提起外婆,但在外婆的忌日和祭日,总能看到母亲、大舅他们认真地准备"金元宝",眼里带着满满的哀思……

在大舅的回忆里,外婆性格和蔼可亲,因为念过几年书,平时会教兄弟姐妹们认字、写字,讲故事,讲做人的道理,也讲究卫生,孩子的衣服虽打了补丁,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;家虽然清贫,也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外婆18岁嫁给外公,外公作为一名木匠,常年走村串巷在外替人家做木工活,家里的担子都落在了外婆身上,白天上生产队干活,晚上做鞋垫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家都穷,外公在外做工,有时候到年底也结不来工钱。家里六个小孩要吃饭,外婆一个女人家,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少,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,但她也总是先想着孩子们,宁愿饿着自己。大儿子五六岁时因为一场病变成了哑巴,对她打击不小,总是自责没照顾好孩子。后来体弱多病的大儿子在十八岁因营养不良去世,十六岁的大姨因琐事远走他乡投奔大伯,外婆更是心力交瘁,身体每况愈下……大舅觉得小时候最开心的是外婆有时会背着母亲、大姨,偷偷地塞个红薯给他……

原来,外婆是个经历了万般苦难,一生饱经沧桑的人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对外婆的一切也越来越好奇,有时会忍不住问母亲,既然外婆总是打骂你们,你们难道不应该恨她吗?但我看你们怎么还这么思念她呢?

母亲说除了清贫,小时候在外婆的操劳下还是很幸福的。后来外婆生病了,受长期病痛折磨,心情烦躁,也是情有可原。面对外婆的打骂,母亲怕过也怨过。以前本来就缺衣少食,更别说家里有位长期的病人了,记得有次外婆实在疼痛难忍,又买不起药,天下着大雨,外婆跑出去想寻死,母亲、大舅追进雨幕拼命拉着她,她用嘴咬着母亲的手臂,想让母亲放手,但母亲咬着牙就是死死不放手,硬和大舅将外婆拉回了家。事后母亲的手臂上留有两排深深的牙痕。因为没钱买药,当时还是借了邻居一点米去换了一颗止痛药……

邻居看不过外婆打骂孩子,劝外婆"孩子们都这么乖,你为什么打得这么狠?难道不心疼吗?"外婆叹气道:"我生病的这些年,害得家里一贫如洗,孩子这么懂事,我又哪里舍得?但我走后孩子们该怎么办?他父亲如果再娶,我对他们好,他们肯定会抵触,不同意。肯定会想起我的好,这样日子怎么过?现在的我在拖累孩子们,拖累这个家,我希望自己早点解脱,更希望孩子们解脱,我现在打得狠点,让孩子们恨我怨我,到时我走了,他们就少点心痛,少点想我,也能尽快地接受后妈了……"

母亲自从知道外婆的想法,她就没怨过外婆了,她和大舅虽然年纪小,但也总是尽自己所能,减轻外婆的痛苦,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。

原来,外婆有自己的苦衷,不是一个不疼孩子、生来狠心的人!

外婆终究还是在病痛中去世了。对于外婆,孩子们更多的是内疚,心疼她没有赶上好时候,没有享上福……

虽然外婆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,生长在那个缺衣少食,医疗条件又不好的年代,她是不幸的,但她又是幸福的,外公在她去世后没有再娶,将子女都抚养成人。如今大舅住上了别墅,在杭州、上海都买了房子;大姨在湖州定居;小舅也在县城安了家;小姨办了自己的工厂;母亲也住上了城里的房子,享受天伦之乐了。但每每他们聚在一起,想起外婆,总有深深的遗憾……

阡陌岁月

秋天的怀念

朱汉芬

（在故乡天空游走的一缕风）

路两边的大片稻田,终于都割完了,农民们正在点燃留在田里的茬子,那熊火和冷风的撞击与融合,能让人产生许多奇异的幻想。

而我能想到的,是那些发生在秋日里的温暖的往事。

下雨了,爸妈就都在家休息。我们总是做面条吃,是我妈自己揉面粉做的面条,那时候家里只有张八仙桌,她所有的事都在这上面完成。面皮被擀面杖推开,卷起,又推开,木头与木头之间沉重的撞击声,配合着门外淅淅沥沥的雨声,别有一番风味。爸爸去田里摘菜回来,雨衣淋漓,挂在门口,积了一地的水。他洗了青菜,就开始剥茭白,是自己种的茭白。现在菜市场卖的茭白算什么茭白?除了白,什么也对不上,那都是浸了水的。自己种的吃起来是甜的,是香的,是个真茭白。

一忙完,他赶忙坐在灶台边取暖,手伸进火孔里取暖。我妈动作最麻利,面条切好,往锅里一抖,热气氤氲,面条翻滚!切好的韭菜,加点盐搅拌好,就放在碗里打底,我就负责干这个,也是因为干这个,可以最早吃到面条。

我妈总是举着勺子,来回往我和弟弟碗里倒面条,而她自己呢,总是最后一个吃。我家总是坐在门口吃(好像农村的人都喜欢这样),和着雨声吃,偶尔路过一个人,和我爸交谈:"哦,吃面啊,吃面好啊!"那"啊"字就随着他的背影,消失在雨中。而此时,我总是吸溜一口面,期待出现一个小伙伴,看我吃面条,好像很光荣似的。

怪不得,连陆游都发出这样的感叹:

一杯齑馎饦,手自芼油葱。

天上苏陀供,悬知未易同。

一碗加了姜蒜的面,亲手做的面,和天上供奉的酥酡,又有什么不同呢?这碗手工面,不知在陆游坎坷的岁月里,治愈了他多少难眠的夜?

不过于我而言,面条确实有奇效!

"面吃一碗,感冒就会好了!"果然,每次吃完面,我的感冒就神奇地好了。但是面须得吃得急,大汗淋漓的才好,吃完后再喝口热水清清口腔,压压气。稍微走动一下,再去睡一觉。醒来时,披上外套去看看外面秋风扫落叶,就不会因鼻塞而难受了。有时候,我妈就会让我先围着村子跑几圈,跑到大汗淋漓了,稍事休息,再来吃一碗面,效果更好。

那些时候,真的不知道感冒是要吃药的,妈妈的面就是药,绕着村子跑几圈也就能好。想想古人为什么吃"长寿面"呢,或许第一次提出这个的人,他也曾有个神医般的妈妈吧!

又是秋天,记得是晴好的秋日早晨。我去地里摘菜,菜地在一片田野中间,临着一条河,我要穿过一片水田才能过去。稻子割完了,田里遍布烧麦秆的灰,夹杂一些不知名的花草,黄的,绿色,和着天空的蓝。穿越这一大片田野,于我而言,就像是一场有趣的旅行。

终于到菜地了,也不慌着摘菜。坐在河边,抓把泥土,任它在手里化为碎屑,然后往河里丢去,静静地看着水面涟漪泛起又消失,泛起又消失,一圈又一圈,仿佛我的灵魂也随着波纹向外延伸。

回来的路上,偶尔会见到那头老牛,忽想起袁枚的诗句:

"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。"

蹲在田边,与黄牛对视好久好久,终是想不出该怎么爬上去呢?只得作罢。不过,我却是歌声回荡田野了。

初中我去城关中学读书了,放学后坐上去健跳的车,到达健跳车站时,几乎都是傍晚。深秋的傍晚已十分寒冷,但我得在车站等我爸下班来接,他工作得很晚。看着那个黑影从对面坡上下来,慢慢向我靠近,不骗你,我总是热泪盈眶,但我觉得那不能归于"感动"二字,是什么,我也说不清。

人生总有些时候,莫名热泪。

坐在电瓶车后面,看着明月悬挂在海上,海风吹拂着海港,我和爸爸从健跳大桥上缓缓驶过。突然想起,从小我妈就禁止我晚上天黑出门,几次实在感冒难受,去村诊所找医生,那都得爸爸陪着。村里路灯几十米一盏,我踩着爸爸的影子,紧紧跟在后面,我畏惧他,不敢跟他并排而行。他只要语气一说重,我都能哭。但仔细回想,我爸好像从未骂过我。想到这,又看了眼爸爸,隔着头盔,暗暗说了声"谢谢"。

回到家,昏黄的灯已亮起,直感到心里暖暖的。仿佛天地空空的,只有我们一家人。

如今,弟弟与我已经都各自建立家庭,回到家也是一大家子,小孩子咿咿呀呀缠绕,哪里还有闲情,一家人坐门前听雨呢?村里造路,那条河也被掩埋了,只留下个小水坑,证明它曾经存在过。

多年未吃到母亲手擀的面条了,但那珍藏在记忆深处的面香,依旧醇厚而撩人。

茶言观摄

未来无鱼

林伟 摄

这是一组环保题材的作品,摄影家通过艺术化的方式,来关注海洋生态。

《吕氏春秋》有言:"竭泽而渔,岂不获得?而明年无鱼。"若人类对大海索求无度,未来必然会遇到无鱼可捕的困境。

为了子孙后代有鱼吃,这些年,东海渔场也历经修复振兴之路,海警、边防、市场监管……越来越多的执法力量,加入其中。

未来无鱼,是一种警醒,一种艺术的关怀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人间遐想

凤凰山行

阿广

（当年三尺讲台,而今斧凿锯刨）

周日下午,我带塘塘爬凤凰山,一路爬山,一路讲论文学与诗。

凤凰山上有三株乌桕树,两株长在南坡步道旁,向阳,尽管已近秋末冬初,叶子还是苍翠如新。一株长在半山长亭旁,临风,已经微微有了些许泛红。我便问塘塘:"为什么南坡的乌桕树还那么绿,山顶的乌桕却已开始红了?"塘塘若有所思,答道:"是不是山顶更冷啊?"乌桕树旁还有几株苦楝,叶子已经开始凋零,树枝丫杈,就更显得果实累累了。

到达半山长亭,我总是先看看这株乌桕。春来花开,夏至浆满,秋雨果落,冬寒叶稀。每一次看见时,心里都满满的,好像海浪渐渐漫上沙滩,把一切生活的褶皱轻轻抚平,就很治愈,很感动,于是对塘塘道:"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喜欢的树,我喜欢乌桕,有的人喜欢苦楝,有的人喜欢栾树,我班里有个男生最喜欢校园里的无患子。"塘塘道:"那我最喜欢什么树呢?"我想了想,道:"你现在喜欢什么我不清楚,不过再过一二十年,你最喜欢的一定是乌桕树。"

塘塘不解其意,道:"为什么啊?"

"再过一二十年,你已经感觉到我开始老了,那时,你最喜欢的肯定就是乌桕树了。"

塘塘再问道:"为什么啊?那要是到时候我还是不喜欢乌桕树呢?"

"不会的,这就是你的宿命。逃不掉的。"

渐近山顶,塘塘说很累了,打算放弃登顶,她在半道等我,让我自己爬上去。我鼓励塘塘坚持到底。到山顶时,我问塘塘:"你觉得一路风驰电掣跑上山,和累极了以后咬牙坚持爬上山,哪个更可贵?"塘塘答道:"坚持更可贵。""为什么?""因为结果都是爬上了山,而坚持又多了一种意义。"

山顶上,秋风猎猎。我问塘塘:"你还记得上次说过的,对于登山者而言,最好的勋章是什么吗?"塘塘迎着风,道:"是山顶的风,山顶的风是登山者最好的勋章。"摘了几片树叶放在手心把玩,看见了一只金龟子。过了一会,塘塘又追问我:"那要是山顶的风吹过了自己,别人看不见怎么办?"我反问道:"勋章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看见吗?"塘塘想了一会,便想明白了,答道:"不是的,重要的是自己的感受。"

下山时,看见一丛枯黄的野麦,一只蝗虫停在上面。塘塘悄悄靠近它时,它就跳走了,不过跳得不如盛夏时那么有力了,稍微张了张翅膀,便落在不远处的草茎上。塘塘突然问我:"爸爸,你小时候有没有抓过萤火虫?"我便聊起了小时候,仲夏夜在空心草丛里抓来好多萤火虫,关在透明磁带盒里,放进蚊帐中,结果第二天一早,一盒萤火虫全死光了。塘塘说王老师也讲过抓萤火虫的故事:"她跟我们说小时候抓了萤火虫放进葱里,亮的光都是绿色的。"我便问塘塘:"王老师是什么课聊到抓萤火虫的?"塘塘说:"语文课呀!"我便解释道:"我是说王老师讲什么内容时聊到抓萤火虫,我猜是不是讲到'知有儿童挑促织'这首诗的时候聊到的?"塘塘惊呼起来:"对的!对的!'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',王老师跟我们讲课,聊着聊着就聊到生活里来了。"我对塘塘笑着说:"看来你们王老师也是崇尚'生活即语文,语文即生活'的呀。"

我便又让塘塘听诗句,猜诗人的年龄。

"荆溪白石出,天寒红叶稀。这是王维什么年纪时写的?"

"王维老年时写的。"

"为什么?"

"老年人才会对天寒敏感,这是生命的凋零。"

"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杜甫的这一句呢?"

"是杜甫青年时期的。"

"为什么?"

"因为这句诗里朝气蓬勃。"

"天呐!那'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'呢?李白的。"

"中年吧?"

"中年是一个比较长的年龄跨度,你觉得李白中年偏老年还是偏壮年?"

"中年偏壮年。"

"为什么?"

"因为这句里面有豪情壮志。"

"对对对,这句比杜甫的朝气,又多了些力量。"

一路畅聊,到了山脚下。我再问塘塘最后一句:"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落木就是落叶,这句也是杜甫的。"

"杜甫,中年偏老年。"

"哪里看出来的?"

"'萧萧下'和'滚滚来',这写的是时间的流逝啊,人什么时候才能感知到时间的流逝?失去时间的时候,所以是中年偏老年。"

下得山来,我的心还沉浸在诗的问答里,久久不能平静。我问塘塘,这样听我讲诗讲文学,会不会觉得啰唆?塘塘说很享受。

凤凰山行,树叶落满山路,诗也渐渐落满塘塘的童年。我确信,文学与诗已经真正开始在塘塘的世界里扎根了,同时她也在用她敏锐的感知力,给予我文学与诗的感动。

艺文旅志

浮生半日走临海

周伟苠

（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）

秋末的一个上午,我从东海的大陈岛采风归来,在临海乘下午的高铁回姑苏,有幸偷得浮生半日闲,走进这座拥有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城,去探寻那岁月沉淀的韵味。在这里,我邂逅了江南长城与紫阳古街,那是两幅历史与岁月交织的画卷,更是两篇心灵与诗意交融的乐章。

当我从"雄镇东南"的牌坊拾级踏上江南长城的青石台阶,耳畔仿佛能听见历史的低语。这些砖石,它们曾经历过无数的风雨,见证过金戈铁马的岁月,也感受过太平盛世的繁华。这段古长城,又称台州府城墙。它肇始于东晋,扩建于隋唐,并在明朝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和加固,依山就势,逶迤曲折。在北部的险峻地段,高耸入云,陡峭的山势让人望而生畏。巍巍古长城历经岁月的洗礼,承载着无数的故事。

走走停停,脚下的每一块砖石都铭刻着往昔的烽火硝烟,每一道城垛都见证了台州军民的英勇与坚韧。明代倭患不断,戚继光、谭纶与军民齐心,创建空心敌台,加筑瓮城,那是何等的壮志豪情!我站在城墙上眺望远方,山峦连绵,云雾缭绕,心中涌起一股对先人的敬仰之情。

漫步在百步峻,陡峭的地势让人心惊胆战。相传这里曾是沿着梅花鹿的脚印筑城,这美丽的传说为这险峻之地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。抚摸着城墙,感受着它的坚实与厚重,我仿佛看到了唐代大将尉迟恭指挥军民劳作的身影,他们的汗水与智慧,铸就了这段伟大的防御工事。罗哲文先生赞誉它为北京八达岭等处长城的"师范"和"蓝本",实不为过。它那独特的建筑风格,巧妙的布局,无不展现出古代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无穷智慧。它是历史的瑰宝,是文化的遗产,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

从长城下来,走进紫阳街,又是另一番风情。紫阳街南北贯穿台州府城,因紫阳真人而得名。踏入这条老街,时光仿佛倒流,古色古香的建筑、店铺林立两旁。脚下的青石板路,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,诉说着曾经的繁华。这里曾是台州府城最热闹的商业街区,如今依旧保留着那份古朴与韵味。

在街的中段,一个纪念馆拨动了我的心弦,那是为纪念朱自清先生在临海工作生活的日子而设立。踏入纪念馆的那一刻,时光仿佛凝固。眼前的一切都带着朱自清先生的气息,那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。阳光透过窗棂,洒在陈列的书稿和照片上,光影交织,仿佛将先生的身影重新勾勒。

展厅里,先生的文字被精心装裱,那些曾经在课本上熟悉的篇章,此刻以一种更为亲近的方式呈现在眼前。《背影》中父亲蹒跚的脚步,《荷塘月色》里那如梦如幻的美景,在这小小的空间里,再次拨动我的心弦。我仿佛能看到先生在昏黄的灯光下,奋笔疾书的身影,他用文字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,对人性的关怀。

走在紫阳街上,一间间店铺展示着传统的手艺。那手工制作的糕点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;精美的剪纸,展现着民间艺术的魅力;还有那古老的理发店,让人仿佛穿越回了过去。街边的老人坐在门口,晒着太阳,讲述着过去的故事。孩子们在巷子里嬉笑玩耍,那纯真的笑声在古街中回荡。

行至街的南端,兴善门城墙内,靠着山边,始建于唐代的龙兴寺映入眼帘。寺内的千佛塔屹立山下,庄严肃穆。塔身上的佛像,慈祥而宁静,俯瞰着世间的沧桑变迁。在这宁静的氛围中,我的心也变得无比平静,尘世的喧嚣与烦恼渐渐远去。

江南长城与紫阳街,一刚一柔,共同构成了台州府城的灵魂。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,是文化的传承者。在这里,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沉淀,领略到了人文的魅力。它们不仅仅是一处景点,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,是游子心灵的归所。